

中国画创作

圣者静观世人



作者 / 天外客

散文

苔花里的春天

文 / 吴凡

初春的山里，不冷也不热。树还刚刚发芽，一簇一簇的映山红，有的正绽放，有的开始凋落，却不减春天吞吐山河的气势。每年这个时候，妻子都会央求我到山里赏花。其实，单单的赏花，为时尚早，要感受山里的新鲜倒是时候，林中的草也很稀疏，山谷里弥漫着花和草木的清香，婉转的鸟鸣也让人兴奋不已。

我们走在半山腰的时候，一道溪水，“汨汨”的从林间蜿蜒穿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沟槽中流过，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琴弦般悦耳。我和妻子被溪水陶醉了，我急步跨到水边。蹲下来，掬一捧水，品享这自然的甘醇。水透着凉气，一扫身上的燥热。清浅的水，不急不缓的流着，它也留恋这天荒地老的岩？还是要把这巨大铺展开的岩石作为琴弦，弹奏一曲心中的爱恋？

原来眼里耳朵里只有这山溪，

满脑都是

“清泉石上流”的意韵。不曾想，眼前冒出一片翡翠样的绿吸引了我。这是什么草？如此浓密，绿绒毯一般厚实，沿着溪水延展开去。仔细看，竟然是一片苔藓。翠绿的苔藓上面，浮着一层白花，雾一样朦胧。我俯下身，花枝细如发丝，钟状的花朵，小巧别致，此时，正以不可遏制的气势，



覆盖了岩石沟槽的近水部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苔藓，竟这么美，这么绿，富有生机，且如此的热烈奔放。瞬间，我就会被它震撼了。

清代诗人袁枚“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句子，让人对苔花之美也刮目相看。苔花实在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它的光彩，则在绝不放弃希望，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奋力争取。苔花不与牡丹争艳，不与梅花比高下，它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默默的独对黑暗与孤寂，书写着生命的传奇。

没有阳光，那就在心中燃起光

明。生命不是活出外表的华丽，而是努力绽放自己。在那些自以为是生命的眼中，它是那么渺小，甚至也没有谁能愿意看它一眼，但它不自卑，不抱怨。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中，在挫折和打击中，用不懈的努力，书写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我不禁想到生活中，在邪恶的打压下仍不曾放弃信仰的人们。他们像苔花一样，默默无闻，怀揣梦想，在困境中坚守，开出自己心中灿烂的春天。那绿是岁月的见证，是坚韧不屈的写照。难怪刘禹锡对苔痕情有独钟，并在《陋室铭》中，欣然吟出“苔痕上阶绿”的句子。这样的生命，怎么能让人不钦佩呢？

纪实小说

梦中金刚对我笑

文 / 小枫

烈焰仿佛炙烤着我的魂魄，令我如此的不安……

“这是哪？”我迷迷糊糊心底不断询问着自己。缓缓睁开双眼，火红的岩浆从半空中流下；漆黑的天都被划破，滋滋的往外流着浓油；灰黑色的土地从中间裂开了一大道豁口，地下摆放着一口大炉，不断翻腾的血油冒着滚滚呛人的黑烟。与黑烟一同伴随而来的是无尽绝望的哀嚎……

“不！不可能！我这是在…地狱？”我难以置信的向着前后方看去，前面是一个个整齐的魂魄排着队接受着如同苍天般高大的大金刚的审判，后面却是一望无际的灵魂，他们麻木的排着队，都仿佛是认了命般的存在，六神无主的操控着一架架残破不堪的躯壳……

“大审判将至，神明会审判你犯下的罪过！”

“咕咚”，我咽了下口水，强装镇定的朝声音来源处望去，只见那金刚左手如同拎小鸡一样抓着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右手握着亢龙铜，亢龙铜临近把手端的转轴高速旋转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声。

金刚凶神恶煞的瞪着那个人，一条一条的数落那个人的罪过。那个人麻木的点着头，眼神中没有一丝光亮，无尽的懊悔与不甘涌上心头，万般忏悔都来不及弥补他来时时许下的誓言……

绿焰鬼火的舞动夹杂着厉鬼刺耳的狂吠，仿佛一切都在烈焰之中消逝殆尽。

无尽的悲哀化作漫天散落的火星，飘落下来，火星早已熄灭，化作尘埃悄然落到大地的裂缝豁口中，最后落到沸腾的大油锅里，成了油锅里烂鬼的养料……

“不！不要啊！”

任凭他怎么反抗、哀嚎，终是逃不掉打入地狱的下场，伴随着金刚狠狠地收紧着五指，如同捏肉泥般把那个人捏成了一滩黑血，顺着大地裂缝豁口流入



了地下的那口大锅中，大锅里的腥臭味悄然间变得更加浓郁……

“原来…这就是地狱…乃至无生之门吗？”

“……”

“哈哈”

“如果我能重头…来不及了……”

还没等那个人的残魂说完，只见一束赤色异火将那个人的残魂一并烧尽，落入红色恶龙（中共）的骨架当中去……

不知不觉中，我从之前的恐慌，也逐渐变得落寞、懊悔、乃至麻木……

在麻木的自我愣神之中，排在我前面的人早已消逝殆尽。我知道，排到我了……

如同山岳般粗糙的巨手如同捏蚂蚁一样轻松的把我拎起，抓在手里。无尽的无力感涌上我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粒子，金刚强劲有力的五指抓得我喘息不过来，伴随着窒息而来的就是无与伦比的绝望。

望着金刚瞪着我的大眼睛，我不禁心生胆寒。

“难道，我就这么毁了吗？”

“不！”

“不对！”

恍然间，仿佛有道金光一瞬之际划过脑间，令我恍然间感觉想起了什么似的。

“法！”

“是大法！”

“是法轮大法！”

刹那间，我灰暗的眼神中仿佛有了一束亮光，一束燃烧着的信念！

我猛然间抬起了头，就这样自信的与金刚对视着，微微笑了笑。

金刚显然是有些震惊。他不明白，不明白为何区区一介凡人，如今都面临着大审判，为何还能如此镇定自若，以至于笑的出来？

“我是法轮大法弟子！”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这 17 个字坚定并自信的从我口中说出之时，我的心里突然感觉好踏实，好舒服啊！就好像一股股大西洋暖流流入我的四肢百骸，又好似一位圣洁的天使拥抱着我的内心一般温柔……

一瞬间，仿佛连大地都在颤抖，一股金光源源不断的从我身体上射出，金刚的五指上给我的压力也小了许多，漫天纷飞的桃花缭绕在我与金刚身旁，仿佛在为我们的吟唱着生命的旋律节奏与历史性的一刻！

我看见，看见一向凶神恶煞的金刚竟然…竟然在对我笑。那种最友善的，发自内心的笑。

我也是终于舒展了眉头，开心的与金刚笑了起来……我深深的知道，那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

（本篇文章是作者刚得法之时在梦里看到的景象改编而成的！）

诗歌欣赏

“作茧自缚”与“金蝉脱壳”

文 / 小宇

“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少年不自珍，妄念烈如火。眼乱舞腰轻，心醉笑齿磋。余龄幸早悟，世味无一可。但忆唤山僧，煎茶陈饼果。”

这首诗出自陆游的《剑南诗稿·书叹》。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的成就非常高，有着“小李白”之称。这首诗清亮易懂，正反映出了陆游的一种看破世俗的超然心境，他看到人活一生就如春蚕在作茧自缚，真我和本性被一层层掩埋。 “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被层层丝线包裹，直至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了。即使如此，是否相信和选择觉醒，破除层层外壳，只在我发自内心的一念。

“眼乱舞腰轻，心醉笑齿磋。余龄幸早悟，世味无一可。”人追寻的繁华，追寻的安逸，不过是一场虚幻，看似美好，却无意义，不过是引我作茧自缚的迷障。还好，还好，自己终于看到了这一点，发现了这世间如此虚无缥缈，让人乏味，没有一点意思。

“但忆唤山僧，煎茶陈饼果。”当看透世俗的虚假，想要破壳而出的我，原来真正的想往，是走上返本归真之路。

这首诗如微风吹走了心头的尘埃。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我们，最后到底得到了什么？为名利情奔忙，可得的只是一瞬间的欢喜与安逸，而拥有又往往让我们害怕失去因此无法安心，当真的失去来临时便生出了无尽的忧怨与烦恼，总之我们总是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无法平静的耐心的问一问自己的内心。但是这红尘世间的人、事、物又哪有永恒呢？人永远被各种感受和情绪驱动着。喜、怒、爱、憎、哀、惧等等，其实最终都导向人的苦。情丝，情丝这大概就是我们作茧自缚的丝了。

陆游的这首诗，不仅是看破红尘，他说的更是破壳而出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修行之路，不是为了寻求安逸或享有什么，而是每个生命的自救之法，是自我觉醒的过程，不要再随波逐流，继续作茧自缚。

出淤泥而不染，被环境影响的我们不断遗失真正的自我，但我们永远可以做出选择破壳从生，让自己“金蝉脱壳”。《西游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蝉子立志取经的修行故事，他历经八十一难的过程正是在一层层去除假我之壳的返本归真之路。当外壳被层层突破的同时，本性纯善之慈悲的境界就逐渐显现，普照并救度着自己和越来越多的生命，最终成就了他的佛果金身。

人先天本性为纯善，生命本源在上界，其实修行、修成正果本身离我们并不遥远，就真实的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去掉私我的这个壳，“金蝉脱壳”，才能找回自己，实现我们埋藏心底的真愿。

